

〔小说〕

一个法国兵的忏悔

李富春

我到法国有了半年，在哈佛尔，塞勒得铁工厂。作工已经有两月，我住的房子，在一个小山上：风景颇好。工读之余，常常找着看守我们住房的一个脱了左手的法国人——退伍兵——谈谈。很有许多感人的话，我且把某一天的谈话记在下面。

日头差不多当午了。好象有一种魔力似的，一些花一些树都恹恹的低了头。咕咕的麻雀，也只躲在树内叫。山下的人家，没有什么声音，有几家炊烟，由烟筒放了出来，本是灰色的，一遇着阳光，也变成黄色了！怪事。太阳有甚么魔力呢？

这个时候，我和脱手法国人，在树阴下坐在草地上闲谈，谈得很有味，他讲了一阵少年时与他妻子相爱的历史，他说：那是他一生如花最好过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反觉得伤心，因为那种日子太少，太过的快了，后来我问到他左手怎么脱的，他愈觉伤心，一气答了我以下的话：

亲爱的中国朋友！我是在一九一六年，同着邻近几个少年去应募当兵的。我的手，连我自己也不知怎样脱的。只记得在苏伊比地方（法国东北方）战时有一天我方靠着一枝树描着枪，想打一个敌人。枪还没有发，自己的右（据上文应为“左”字）手忽中了一弹，痛的昏倒了。及至醒来，已睡在行军医院的病榻上。右手已被割去了。在医院中居了二月，听了许多可悲可泣的战讯。死了许多的好男儿！同我来应募的少年也死了两个！起了许多的后悔心，生了许多的恐惧心。终想不到我这手为甚么事去的呢？我在病院中想起了我应募别妻的时候，我确是一股的勇气想替法兰西争自由，想为世界争人道正义。我妻子包着满眶的眼泪，抱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小孩送我出门。我和他接吻相别时，他的眼泪替我洗了脸。那时，我虽说觉（原误排为“却”字）得有点不好过，但是满腔子里，还是装满了替国家出力的勇气，那里想到这种别离的惨处，战争的痛苦。

我的伤好了，队长因为我为战争伤手，勇敢可佳，特地奖了一个勋章，他发勋章时对我说：“勇敢的杰克！为国家为世界牺牲了一只手，这是正当的牺牲，你现在胸前的勋章，正是你牺牲的荣耀结果咧！”我那时也觉得我很荣耀，同伍的人，也觉得我这只手脱得值得。唉！我现在想起来，法兰西何尝不自由，人义正道在那里，我们争了现在放在那里了，一只替我终身出力的手，仅仅换了一个勋章，这勋章能够替我作工换衣食么？唉！我这只手真脱得不值得，我是受了那队长的骗！我脱了手，是没有用的了，即刻遣我回家。

我回家时，我很不好过的见我妻子，但是我妻子并不以我脱了手减少爱情，他见我时，抱着我说：“杰克回来了，上帝赐我的杰克回来了。”我对他说：杰克不是从前的杰克，现在带点战场上的惨况回来了，脱了一只臂呢！他又说“这不要紧，只要你回来，我甚么事都不管，你不是同着一些人去应募么？你们去了后，我同一些邻人，都挂念着你们，你现一个人能够回来，我就可以不再同邻人挂念你了，能够有一个脱手的杰克回来，总较之没有一点东西的好了，你虽说脱了一只手，还是可以和我散步，和我快乐的过日子，总比一个妇人独自披着黑纱带着一个不解事的小孩散步的好。”唉！亲爱的朋友！这些话何等沉痛！我回家的第二日有一个和我同去应募的少年的妻子，跑到我家里，问我道：“杰克先生！我的约翰现在在何处，先生怎么不偕他同回，你好忍的心，怎么不带他同回来，你一个人回来，只慰得你的妻子，呵！先生！你好忍的心呵！”他说罢，包着眼泪很诚恳的等我回话，那时我何话回他，我明知约翰已变了沙场野鬼，葬身在钉白十字架的荒土里了，我又何敢明说，我又何忍明说呢！不怕碎了他的心么？我想了又想，他等了又等，我终久没有一句话回他，他急得哭了；我没有法，只得吞吞吐吐的说不晓得，唉！我又何尝不晓得呢！约翰夫人听了，掩着面哭，临走还说道：“我晓得我的约翰舍我去了，惨酷的上帝，把约翰夺去了！杰克先生！怎样让他同你去，不让他同你回，你真好忍心呵！”唉！我何尝忍心，只怪得不仁的上帝，上帝！上帝！你不是具万能的么？怎么救不了一个小百姓？怎么分不了一个妇人的忧？我疑惑上帝或者是与我得的勋章是一样东西呢？亲爱的中国朋友！从此后只见约翰夫人披着黑纱愁眉不展的望着我了！

脱手的法国人，讲（原误排为“满”字）到这里，我心里起了无限的感慨，眼泪不禁的漱漱的滴了下来，太阳已过午了，光线更显得利害，这时觉得太阳另外有一种残酷的魔力，射着万物，万物都似减少生趣了，怎么真的，自然的太阳都带着残酷的性质呢？我思潮在脑筋里要膨胀了，忽然脱手人又接着说话将思潮打退。

我记得一次营里捉了一个擒（疑为“敌”字）探，由军事裁判所将他判了死刑，行刑的时候，我特地跑了去看，实在是一个魁梧奇伟的日尔曼人。不知何时将他婚指挂在他胸前。在他胸前左右的摆动。好像特地表明他家里还有妻子一样，走到刑场，他却高唱德国国歌，唱到了悲壮凄凉的时候，忽然望见了胸前的婚指，霎时声也低了，泪也下来了，唉！我晓得他的心思了，他是被军国主义迷了，他实在想得一个替祖国而死的美名，所以临死时还唱国歌，唉，这时那里还记得有真爱的家庭，最亲的妻子，及至望见了婚指，不由得他由迷途里引回，想到愉快的家庭，亲爱的妻子上去了，那时他怎样的后悔？唉！后悔也迟了，轰然一声，他不是中了一弹，胸前的热血喷了出来，已经倒在地上么？这不是迷信军国主义结果，替威廉第二的野心殉了么？我现在想起了那德国人饮弹的惨状，和一些军人死在战场上的惨状，那令我不恐怕，不后悔去当杀人的兵！……脱手人讲到这里，真是神嘶气断了，用他的右手倒了两杯他带来的红酒，递一杯给我。我不知不觉的接了，他自己饮了一杯又一杯，那时，我脑筋和胸膛都被思潮涨满了，只呆呆的望着脱手人吃酒，我眼睛实在又何尝望见他饮酒呢？后来还是被他的声浪提醒了，再听他说话！

还有一次，记得在营中没事，闲着在附近散步，在战壕的附近，不过看一些瓦砾，和一些没有看过人的野草罢了，但是这次真令我终身不忘，亲爱的中国朋友！我将这次的

所见说出来，你一定也另有一番感触的！

我离营里走了好远，看见了一栋破屋，好象有人似的。信步走进去，果然有一个中年妇和一个少女在里面，我很觉奇怪，怎么在这惨无人迹的地方，还有女子呢。我望见他俩人，就知道他们有一些日子没有得充足的食物了，因为脸色都是淡白的，很没有精神的。并且淡白的脸，还被一层厚的懒的愁云罩住了，那少女却还有的点弱不胜衣可人的样子，妇人看见我进来，指令他招呼我，我首先就问他们，怎么还住在这满目兵烟地方？妇人听了我的话，泪早已滴下来，望着少女一眼，对我说：“在两三个月以前，这地方因为德兵来的猛，被他占了，我母女走也走不及，后来虽说被我国收回，但把一片繁华的市场，已变成一片瓦砾世界。这里已是十室九空，有好几日，吃的是草或树叶，后来附近扎了兵，可怜我的女，凭着勇毅的孝心，牺牲他的肉体与一些兵结交，得一些食物或金银，度我俩的残命，我怎么偷生，让我女作这种没有价值的糟蹋呢？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夫是前年去当兵的，他若知道今日他的妻女过这种生活，他一定死也不去当兵了。……”我听了那妇人的话，想起自身，也是舍了妻子来当兵的，将来的结果又是怎样呢？后来我又问妇人：怎么死守在这里，不往别方去？妇人说：“先生！怎么不想？我母女饭也没有吃，何处来的钱做旅费？并且战争中的法国地方，那里有一块安乐土，生计艰难，岂独住在战场上的人，没有衣食么？战场上是赤裸裸的把穷苦露出来了，那没有受过炮子的都市，外面虽说还是繁华富足，不过骨子里都是些骷髅穿一件好看的纸衣罢了，我想又何苦由这个监狱里跳出来，又跳进那监狱里去呢？”我听了他的话虽说若同情，但我实在不忍好好一对人过一种污浊的生活，死在这污浊的地方，所以我忙拿出一百佛郎递给妇人，劝他母女到别方去找工作糊口，后来他母女再三思想才接了我的钱，我出大门时，还听那妇人对女说：“你为我牺牲到这个日子，我们还是不免于换一个监狱，我们几时才再有平和快乐的生活呵？……”

这时忽听得树外吃吃的笑声走近来了，脱手人忙住了口，脱手人的妻子带着小孩子走近面前来，望见了我们，看了看脱手人，忙对我说道：先生！你一定又惹起杰克回首旧事了！唉，先生！旧事那堪回首！又何必回首呢！

一九二〇，六，十一，草于哈佛尔旅舍

（原载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时事新报》）

李富春同志五四时期的一篇小说

陆耀东

今年一月，我翻阅五四时期报刊时，发现了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的李富春同志一九二〇年六月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写的一篇题为《一个法国兵的忏悔》的短篇小说。意外的收获，使人分外欣喜。

李富春同志的这篇作品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时事新报》上，篇名前标有“小说”栏目。作品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失去了一只手的兵士的